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斷鴻零雁記 第八章

余行裝甫卸，即出吾乳媪所授地址，以詢逆旅主人。逆旅主人曰：「是地甚邇，境絕嚴靜，汽車去此可五站。客且歇一旬鐘，吾當為客購車票。吾閱人多矣，無如客之超逸者，誠宜至彼一遊。今客如是急逼，殆有要事耶？」余曰：「省親耳。」

午餐後，逆旅主人伴余赴車場，余甚感其殷渥。車既駛行，經二站，至一驛，名大船。掌車者向余言曰：「由此換車，第一站為兼倉，第二站是已。」

余既換車，危坐車中，此時心緒，深形忐忑。自念於此頃刻間，即余骨肉重逢，母氏慈懷大慰，寧非余有生以來第一快事？忽又轉念，自幼不省音耗，矧世事多變如此，安知母氏不移居他方？苟今日不獲面吾生母，則飄泊人胡堪設想？

余心正怔忡不已，而車已停。余向車窗外望，見牌上書「逗子驛」三字，遂下車。余既出驛場，四顧無有行人，地至蕭曠，即僱手車向田畝間轉而去。時正寒凝，積冰彌望。如是數里，從山腳左轉，即瀕海邊而行。但見漁家數處，群兒往來垂釣，殊為幽悄不羈。車夫忽止步告余曰：「是處即櫻山，客將安往？」

余曰：「櫻山即此耶？」遂下車攜篋步行。久之，至一處，鬆青沙白。方跂望間，忽遙見鬆陰夾道中，有小橋通一板屋，隱然背山面海，橋下流水觸石，汨汨作聲。

余趨前就之，仰首見柴扉之側，有標識曰：「相州逗子櫻山村八番」。余大悅懌，蓋此九字，即余乳媪所授地址。遂以手輕叩其扉，久之，闔如無人。尋復叩之，一婦人啟扉出。

余見其襟前垂白巾一幅，審其為廚娘也。即問之曰：「幸恕唐突，是即河合夫人居乎？」

婦曰：「然。」

余曰：「吾欲面夫人，煩為我通報。」

婦躊躇曰：「吾主人大病新瘥，醫者囑勿見客，客此來何事，吾可代達主人。」

余曰：「主人即余阿母，余名三郎。余來自支那，今早始蒞橫濱，幸速通報。」

婦聞言，張目相余，自顧及踵，凝思移時，駭曰：「信乎，客三郎乎？吾嘗聞吾主言及少主，顧存亡未卜耳。」語已，遂入。久之，復出，肅余進。至廊下，一垂髫少女禮余曰：「阿兄歸來大幸。阿娘病已逾月，侵晨人略清爽，今小睡已覺，請兄來見阿娘。」

於是導余登樓。甫推扉，即見吾母斑髮垂垂，據榻而坐，以面迎余微笑。余心知慈母此笑，較之慟哭尤為酸辛萬倍。余即趨前俯伏吾母膝下，口不能言，惟淚如潮湧，遽濕棉墩。此時但聞慈母咽聲言曰：「吾兒無恙，謝上蒼垂憫。三郎，爾且拭淚面余。余此病幾殆，年邁人固如風前之燭，今得見吾兒，吾病已覺霍然脫體，爾勿悲切。」

言已，收淚扶余起，徐回顧少女言曰：「此爾兄也，自幼適異國，故未相見。」旋復面余曰：「此為吾養女，今年□一，少爾五歲，即爾女弟也，待我滋謹，吾至愛之。爾阿姊明日聞爾歸，必來面爾。爾姊嫁已兩載，家事如毛，故不恆至。吾後此但得爾兄妹二人在側，為況慰矣。吾感謝上蒼，不任吾骨肉分飛，至有恩意也。」

慈母言訖，余視女弟依慈母之側，淚盈於睫，悲感不勝，此時景狀，淒清極矣。少選，慈母復撫余等曰：「爾勿傷心，吾明日病瘳，後日可攜爾赴謁王父及爾父墓所，祝呵護爾。吾家親戚故舊正多，後此當帶爾兄妹各處遊玩。吾臥病已久，正思遠行，一覘他鄉風物。」

時廚娘亦來面余母，似有所詢問。吾母且起且囑余女弟曰：「惠子，且偕阿兄出前樓瞭望，爾兄僕僕征塵，苦矣。」已，復指廚娘顧余曰：「三郎，爾今在家中，諸事盡可遣阿竹理之。阿竹傭吾家□餘載，為人誠篤，吾甚德之。」吾母言竟下樓，為余治晚餐。余心念天下仁慈之心，無若母氏之於其子矣。遂隨吾女弟步至樓前。時正崦嵫落日，漁父歸舟，海光山色，果然清麗。忽聞山後鐘聲，徐徐與海鷗逐浪而去。女弟告余曰：「此神武古寺晚鐘也。」